

观澜随感

站稳了，继续走

张心阳

初到信宜那日，是个不冷不热的天气。我站在鉴江边，心里没什么波澜，大约年轻人都这样，觉得什么都来得及，什么都做得到。

后来才知道，做得到和做得好，中间隔着一条河那么宽。

日子变得很慢。山里的时间不像城里，它是按日头和雨水计算的。我每天做的事说起来简单：走、看、想。走很长的路，看很多的水，想很多的问题。山间草木有草木的脾性，河流有河流的脾气，你得俯下身去，才听得懂它们在说什么。

有时候走在路上，会恍惚。手机里同学们的世界是论文、会议、影响因子，而我的世界是泥路、水声和远方层叠的山脊。两条路都是路，可我选的这条，暂时看不到尽头。说不焦虑是假的，但焦虑里又混着一种奇怪的确信。好像知道自己在做对的事，只是还需要耐心。

夜里最难。山里的黑是一种有重量的黑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被电话叫醒的时候，窗外还是黑的，脑子还没转过来，人已经出了门。手电筒的光在黑暗里晃，脚下的路只照得见两步。那种时候，孤独是切实的，像河水一样漫上来。

但也有另一种时刻。天快亮的时候，站在河边，薄雾从水面升起，远山一点一点显出形状。鸟开始叫，先是零零几声，然后越来越多。河水在晨光里泛着微光，安静地流着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蹲在岸边，裤脚湿透了，困得睁不开眼，心里却很清醒。不是不累，是那片光把疲惫暂时盖住了。

就是在那些夜里，一些念头慢慢长了出来。与其追着问题跑，不如让数据跑在前面。与其等事情发生，不如在它发生前就看见。这些想法不是灵光一闪，是无数个夜晚蹲在河边，被水和黑暗一寸一寸磨出来的。

后来它们变成了代码，变成了模型，变成了屏幕上跳动的数字。可在我心里，它们始终是那些夜晚的形状——带着水汽，带着困意，带着天亮前最后一阵寒风。

孙连鹏老师说过一句话，这条河会记住你。我想了想，大概反过来才对。是我记住了它。记住夜里的水声，记住清晨的雾，记住那些一个人走着走着、天就亮了的时刻。

有人把做研究比作攀登，我倒觉得更像涉水。你看不见底，不知道下一步踩在哪里，但水流推着你往前走，退是退不回去的。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站稳了，继续走。

天亮了就好。天总是会亮的。
(作者系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，中大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并顺利通过答辩者)

荒诞、寓言与诗意的交织

——评法国话剧《男人与垂钓者》

缪君

受同事之邀，在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观看了法国话剧——《男人与垂钓者》（l'homme et le pêcheur）。在中国看到用法语表演的剧目，唤起了我之前在巴黎看戏的诸多记忆，亦有一种亲切又疏离的微妙感觉。

这是一部游走于寓言、诗意、荒诞与哲思之间的作品。舞台结构极为简约：仅有两位演员，布景也相当克制——一段木桩码头而已。

开场非常突然：一名中年男子头悬绳索与石块，试图自尽却又迟疑不决；一位冷漠的垂钓者立于水边，身着传统的小丑服，既无鱼线亦无鱼钩，却执意“垂钓”；因为在同一狭窄空间里，两人的对话不得不由此展开，语言有些冷峻疏离，情境介于现实与象征之间。

第二幕中场景变为“猎人与猎犬”，剧情更显荒诞：所谓“猎犬”，实为伪装。他并非猎杀者，却被迫扮演成猎杀狗，以迎合其上司。这一设定揭示了权力结构中的异化与压迫：个体在服从中逐渐丧失自我，

甚至内化了控制机制。剧中“电击项圈”的意象尤为深刻：即便这只猎犬在主人离开后，发现了电击项圈遥控器后，仍主动接受规受训，仿佛早已习惯了被支配的命运。

第三幕转至海上：角色变换为“船长与水手”，场景则是两人遭遇海难，生存濒危。在绝境中，他俩经历从互相推诿到彼此成全，展现出人性在生死边缘露出最本质的状态。

突然间，剧场中响起电话铃声，起初我还以为是哪位观众忘了将手机静音，但随着手机铃声的愈来愈响亮，才发现这是精心设计的桥段（bridge plot）。男主人公厌弃沟通、疏离亲情，却在假装有“电话”的情境中，对母亲进行倾诉，情感由此爆发。而在这一瞬间，现实与幻觉的边界被彻底打破。至此，观众方才逐渐意识到：那位冷漠的垂钓者是“死神”的化身。两者对话如瀑布般流淌……而整部剧至此也上升到一个新的维度：此前的三幕，既可能是濒死之际的意识流动，也可能是对生命历程的回溯与

重构。

末了，当男主人公被救起、从死亡边缘返回追问自己身在何处时，施救者说出了耐人寻味的话：“这里，是天堂！”

但“这里”是生的延续，还是的死亡的另一种意义与形式？戏剧并没有确切告诉我们。而我们所经历的，何为真实，何为幻象？在观剧的某一瞬间，我甚至有了一种倒置的错觉：究竟是在观看戏剧，还是戏剧在凝视我们？

从结构与主题上看，《男人与垂钓者》明显承袭了贝克特式荒诞戏剧的传统，其双人对峙、弱情节推进与存在主义命题，均令人联想到《等待戈多》。然而，它并未停留在经典荒诞的冷峻抽象之中，而是通过更具寓言性与诗意的舞台语言，以及更轻盈甚至带有喜剧色彩的表达方式，使“荒诞”转化为一种当代可感的戏剧经验。

这部剧，让我更深切地感受到欧洲戏剧传统中一种可贵的勇气：不避讳死亡，而是直视死亡，并借由对死亡的凝视反观生命本身。导演西罗·塞萨

诗与文

蝶恋花·咏珠海校区凤凰花三首

黎伟标

其一（丹心卅载）

五月凤凰花似酒。醉染伶仃，霞彩流窗牖。卅载秣华谁酿就，莘莘已作擎云手。
漫道朱颜辞镜骤。一树丹心，岁岁燃如旧。碧海琴楼长共守，弦歌直向沧波奏。

其二（芳醇赠远）

五月凤凰花似酒。醉到浓时，酿得英华茂。万簇烧空红胜绣，青衿一掬香盈袖。
若海隐湖萦别柳。休唱阳关，且尽芳醇酎。他日长风骖驔走，天涯自有光如昼。

其三（薪灯后浪）

五月凤凰花似酒。阅尽沧桑，笑指沧溟右。孤抱未随衣带瘦，平生不负薪灯叟。
恰是春闱芳信候。看取枝头，代有朱华秀。后浪鲲鹏争矫首，新声直上云霄九。

后记：康乐园彭玉平、张海鸥、陈永正三先生昔年以《蝶恋花》咏校园凤凰花唱和，传为岭南词林雅事。余自珠海校区千禧年肇建，由康乐园奔赴忝列教席，倏忽已近卅载。喜桃李成蹊，感流年暗换。适逢毕业季校园凤凰花绽放，遂追和前贤词韵，寄怀成阙。

（作者系大气科学学院教授）



（上接第 1 版）

中山大学以审慎的态度推进实践成果申请学位试点工作，不急于求成，不降低标准，选择在培养基础扎实、师生积极性高、已取得阶段性实践成果的学科或团队中，开展首批试点。张心阳、张耀扬等学生所在的学院，作为第一批“吃螃蟹的人”，充分结合学生的实践成果特点，摸索出适用的申报和鉴定流程。

面向实践的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

除了张心阳、张耀扬，同批次以实践成果获授学位的还有 4 名硕士研究生。他们均凭借扎实的一线工程实践成果完成学业。

张心阳等博士硕士的顺利毕业，只是中大这场改革的开端。

“我们鼓励学术学位研究生去做学术的研究，要把科学问题抓得更好更准，同时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就必须想办法聚焦实际问题。”

实际问题与实践成果从何而来？孙连鹏教授的回答一针见血：“没有与企业、行业、政府的合作，就不存在发现实际问题，也就谈不上用实践成

果申请学位。”

此外，有受访者表示，还需要学校层面搭建更多高质量产学研平台、落地更多产教融合项目、建设更多人才培养联合基地等等。这些措施能够有效推动校企深度合作，唯有如此，才能从一线带回真问题，从而为学生提供有“源头活水”的实践课题。